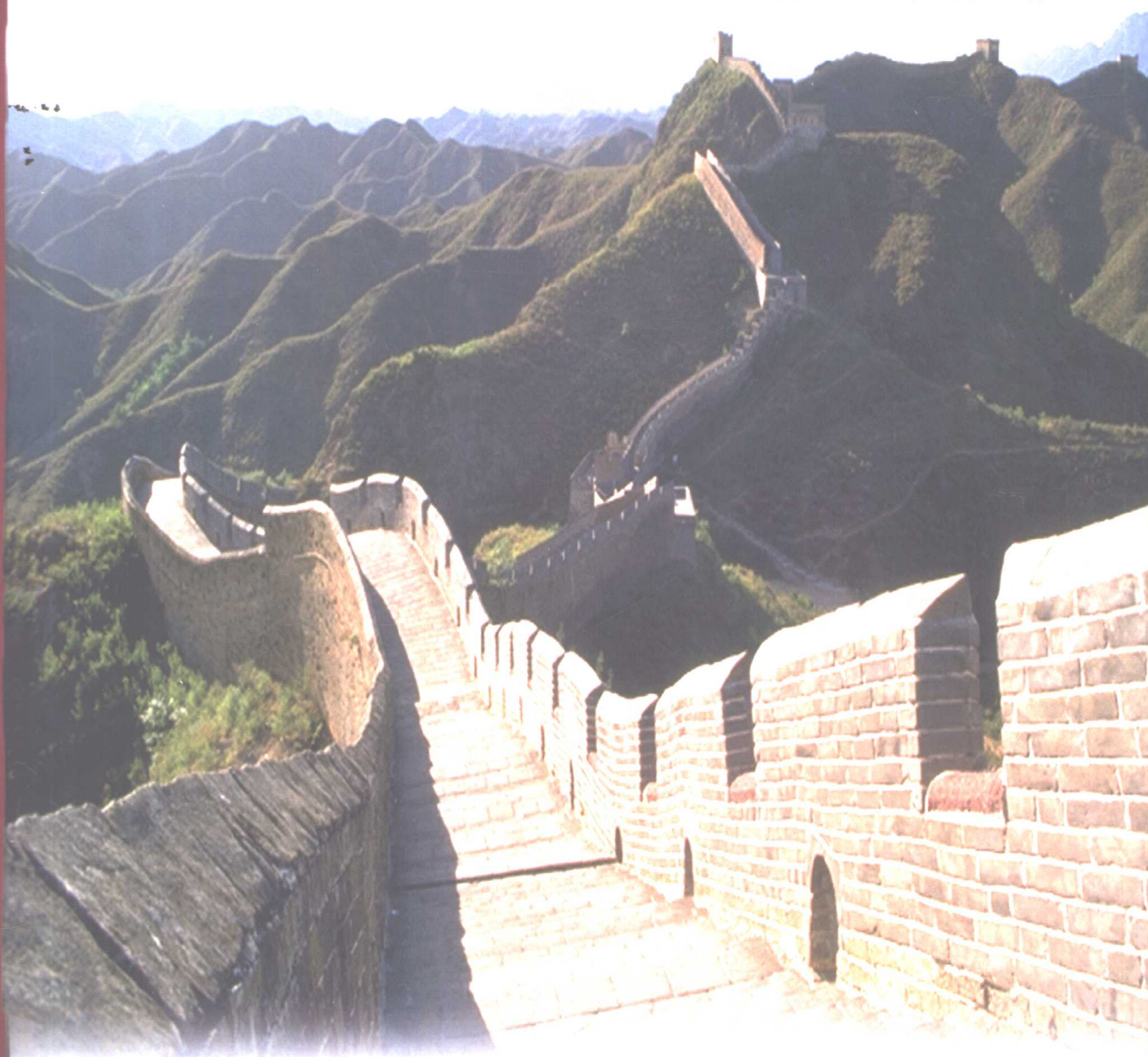


中国与IDRC 20年科技合作回顾

郑勇奇 战洪起 编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与 IDRC 20 年科技合作回顾

郑勇奇 战洪起 编

中国林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与 IDRC20 年科技合作回顾/郑勇奇, 战洪起编.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1. 6

ISBN 7-5038-2788-2

I. 中… II. ①郑…②战… III. 科学技术合作-中外关系-加拿大-项目评价-文集
IV. G32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4764 号

出版: 中国林业出版社 (100009 北京西城区刘海胡同 7 号)

E-mail: cfphz@public. bta. net. cn 电话: 66184477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6 月第 1 次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450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48.00 元

中方工作组组成人员名单

项目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绍祺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副主任委员：靳晓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顾问：何建昆 清华大学副校长（技术、能源）

朱宗涵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医疗卫生）

熊耀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林业、生态）

王 韧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农业）

方 新 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科技政策）

薛 澜 清华大学 21 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科技政策）

委员：马林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美大处处长（国际合作）

戴耀华 世界卫生组织急性呼吸道控制合作中心主任（医疗卫生）

竺肇华 国际竹藤组织副总干事（林业）

于素花 清华大学技术经济与能源系统分析研究所所长（能源、技术）

王美艳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国际合作处处长（国际合作）

项目负责人

战洪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美大处副处长

郑勇奇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博士

IDRC 评估顾问

Geoffrey Oldham 英国 Oldham 咨询公司科技政策顾问

Tan Say Yin IDRC 新加坡办事处项目主管

前言

中国与 IDRC 的科技合作已有 20 年,在这 20 年的时间里, IDRC 资助我国科研单位的科研项目共 150 多个,总资助金额 2 500 多万加元。IDRC 在中国的资助项目领域较广,覆盖农业、林业、卫生、环境、资源、信息、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领域。IDRC 资助的合作研究项目形式多样,包括中加双方科技人员的合作研究,资助中国科技人员赴加拿大进行客座研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研讨会、培训班和国际考察等。20 年来的科技合作是卓有成效的。许多合作项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好成绩,获得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明显。通过合作,许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能力建设得到促进和加强。

作为中国—IDRC 科技合作 20 年回顾的主要内容之一,出版本书的目的是收集汇总 IDRC 中国项目的基本信息和执行情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和 IDRC 开展项目评价提供素材,并以此促进项目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本书收集 IDRC 项目执行单位撰写的回顾评价文章 50 余篇。由于时间较紧,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谅解!

编者
2001 年 4 月

目 录

前 言

中国与 IDRC 科技合作 20 年评估报告	中国科技部与 IDRC 科技合作评估小组 (1)
------------------------------	--------------------------

林 业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国际科技合作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国际合作处 (14)
中国泡桐研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22)
农用林业培训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国际农用林培训中心 (26)
退化林地改造及其社会经济手段研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30)
竹类(中国)研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35)
毛竹林集约经营技术推广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42)
竹类情报中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信息研究所 (44)
薪炭林研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47)
中国棕榈藤研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52)
木材利用研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56)
林区及边远地区工业用的小规模生物质能源利用系统的研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60)
林下植物绞股蓝利用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62)
Jojoba 在中国的引种栽培研究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64)

农 业

中国农业情报服务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文献信息中心 (67)
茶叶情报服务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73)
食蚜瘿蚊防治蚜虫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78)
利用赤眼蜂防治害虫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80)
油菜育种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85)
种植制度/农作制度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92)
新一代鱼类催产剂的研制成功和推广应用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01)
养殖鱼类饲料和鱼类营养	中山大学鱼类研究室 (106)
水库渔业(中国)研究	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武汉水库渔业研究所 (109)

自然资源

贵州山区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111)
参与性方法在村级社区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117)
试验村林地资源利用管理的参与性研究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123)

一种非耕地利用方式的探索——示范果园的建立与管理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126)
食用菌栽培技术推广研究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129)
参与式稻田杂草的防除研究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132)
饲养黑山羊参与性试验干预研究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137)
“中国贵州山区社区自然资源管理”项目终结技术报告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141)

环境/能源/教育/技术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DRC) 援助项目的回顾

.....	清华大学技术经济与能源系统分析研究所 (154)
-------	--------------------------

塔里木盆地沙漠化防治和水资源管理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科技信息所 (176)
-------	-------------------------------

中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研究	中国环境报社 (181)
教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191)
沼气冰箱生产技术研究	北京市太阳能研究所 (198)
海南岛潮汐汉道港湾沉积过程与深水港建设	南京大学 (202)
广东省花岗岩地区土壤侵蚀与整治	广州地理研究所 (210)
PVC 塑料手动泵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218)

卫生与健康

儿童卫生保健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国儿童卫生保健疾病防治指导中心 (221)
海南岛环境与社区登革热控制研究	海南省卫生防疫站 (223)
一项早期奠定良好素质基础的教育科学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227)
通过健康教育降低中国城市人流率	上海市卢湾区妇幼保健医院 (232)

经济/信息

中国南方部分省区经济持续发展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238)
中文科技期刊联合目录系统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245)
洞庭湖地理信息系统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248)
MINISIS 技术研究中心 (MRC)	机械科技信息研究院 (252)

生物多样性

西双版纳生物圈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	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 (258)

城市发展

生物吸附剂	南开大学分子生物所 (264)
中国中等城市土地利用及城市格局的空间变化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267)

附录

中国-IDRC 科技合作临时性活动一览表	(270)
----------------------------	-------

中国与 IDRC 科技合作 20 年评估报告

中国科技部与 IDRC 科技合作评估小组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简称 IDRC) 向中国科研机构提供资助已有 20 年, 为此, IDRC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以下简称科技部) (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简称国家科委) 决定开展一次对 IDRC 项目的评价, 总结这 20 年来合作的经验教训, 并以此作为双方合作 20 年的献礼。这项活动由中国科技部和 IDRC 指定人员共同进行。

这次评价并非重复那些通常由相关研究领域专家所作的项目评估, 很大程度上是对到目前为止合作过程的评价, 以便了解是否需要对这些过程进行调整。通过这次评价期望对确定将来 IDRC 与中国关系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同时也期望这次评价对 IDRC 和科技部发展同其他国家 (IDRC) 和援助机构 (科技部) 的关系提供有用的帮助, 此外也期望能吸取经验教训, 为将来中国对欠发达国家的科学研究给予支持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I. 引言及汇总统计

1 背景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是由加拿大政府设立的公共机构, 旨在通过研究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问题。IDRC 对不同的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和不同思想进行沟通, 使在其资助下获得的研究成果和知识在全部的合作伙伴之间得到同等程度的分享。IDRC 自建立以来, 资助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研究项目, 通过这种资助以及它独特的项目管理方式, IDRC 已成为世界知名并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研究机构。

中国和 IDRC 的科技合作始于 1981 年, 双方于 1981 年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 科技部代表中国政府负责管理、协调 IDRC 对中国的科研援助项目。在过去 20 年的时间里, IDRC 资助中国科研单位的科研项目总共 150 多个, 总金额 2 500 多万加元。IDRC 在中国的资助学科领域范围广, 覆盖农业、林业、卫生、环境、资源、信息、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领域。IDRC 项目的地理覆盖范围也很广, 东起上海, 西至西藏和新疆。IDRC 资助的合作研究项目形式多样, 包括中国国内的合作研究, 中加双边或多边科技人员的合作研究, 资助中国科技人员进行客座研究,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研讨会、培训班和国际考察等。这些合作的成果和效益已在大量的评估、回顾和项目最终报告中得到反映。

然而,对于中国和 IDRC 的科技合作还从来没有进行过整体评价。为总结中国与 IDRC 合作 20 年来的经验,为双方未来更有成效的合作、改进科技部项目管理效率和为中国科技外援提供有益的借鉴,科技部同 IDRC 商定双方联合进行“科技部与 IDRC 科技合作 20 年回顾”,对 20 年来 IDRC 在中国资助的研究项目开展一次全面的回顾和总结评价,为庆祝双方合作 20 年献礼。

2 回顾的目的

这次科技合作回顾和评价的主要目的有:

①总结 20 年来中国与 IDRC 的所有科技合作项目,发现问题、寻找差距、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科技部更好地规划和管理未来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提供科学依据;

②促进中国科研机构 and 科学家、科技项目管理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信息共享,建立中国 IDRC 项目信息网站,为提高国际科技合作的项目管理效率和管理手段信息化和现代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③为 IDRC 确立其未来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制定同中国的科技合作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④为双方改进未来项目规划和管理效率提供帮助;

⑤为科技部调整和制定未来中国同欠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战略提供借鉴。

3 评价方法

本次活动计划对 20 年来 IDRC 在中国的所有科技合作研究项目进行全面的回顾总结和评价。根据 IDRC 项目的特点,回顾与评价分别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在项目水平上,由各 IDRC 项目负责人及其成员对他们所执行的研究项目进行全面回顾和综合评价,撰写回顾与评价分析文章,内容包括项目的背景和项目执行情况;项目的科研及经济、社会效果评价;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双方科学家在合作研究中的关系和作用;对 IDRC 及科技部在项目管理上的评价及建议;对 IDRC 援助项目和其他国家或组织援助的国际合作项目加以比较分析。

在项目承担单位(或学科领域)层次上的回顾,内容将包括单位内项目管理与协调,国内配套经费, IDRC 项目和其他国际合作项目的关系与比较, IDRC 项目和国内项目的关系与比较, IDRC 资助对科技机构发展和科技能力建设的影响(设施、人员、研究水平), IDRC 项目的社会、经济和发展影响等。几个典型的 IDRC 项目执行机构如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林科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农科院)、清华大学、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江苏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被确定为这次回顾的重点机构。项目回顾课题组对这几个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召集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成员进行座谈,进一步了解情况。

在国家层次上,科技部对中国全部 IDRC 项目的基本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建立 IDRC 项目互联网信息网站,评价项目实施和项目管理,总结这些合作研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评价内容还包括 IDRC 项目对中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科学家在 IDRC 合作研究项目中的作用,国际科技合作的条件支持与项目管理,未来中国与 IDRC 合作发展方向,对未来中国国际科技合作的建议,分析 IDRC 模式对中国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科技合作的借鉴价值。

4 IDRC 项目基本信息统计汇总

4.1 IDRC 每年在中国资助的项目数量

在中国和 IDRC 于 1981 年签署合作协议之前, IDRC 仅有一个研究项目与中国有关, 而且项目不是由中国的机构执行。自 1981 年双方合作协议签署之后, IDRC 在中国资助的项目数稳步上升,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达到最高峰, 之后, 项目数下降, 到 1990 年只有 6 个项目。1991 年项目数量又回升至 13 个, 但从 1992、1993 年开始项目数逐年减少直到现在, 目前只有个别项目还正在进行(图 1)。20 年来 IDRC 在中国共资助 151 个研究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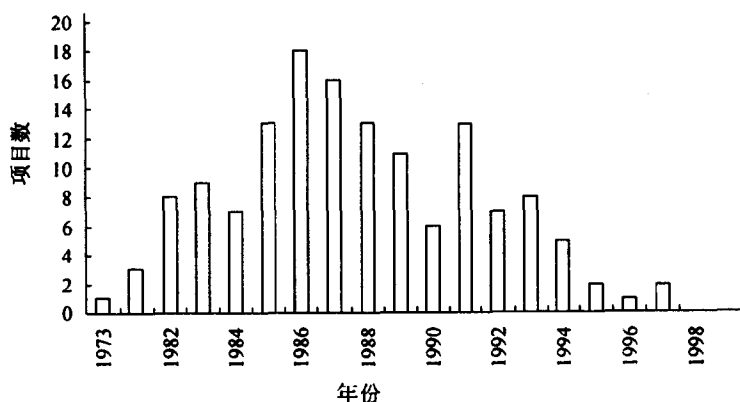


图 1 IDRC 历年在中国资助的合作研究项目数量

4.2 IDRC 历年在中国的资助金额

据粗略统计, 20 年来 IDRC 在中国资助的研究经费总数大约 2 500 万加元, 每年资助的金额也不相同, 其变化趋势基本与资助的项目数量一致。也是从 1981 年开始, 资助经费逐年增加,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高峰, 从 90 年代初开始又逐渐减少。1996 年降到最低, 约 10 万加元左右。这些变化的原因不太清楚, 但可能与 IDRC 总的财政预算、研究重点以及人员变动有关。图 2 表示历年的 IDRC 资助经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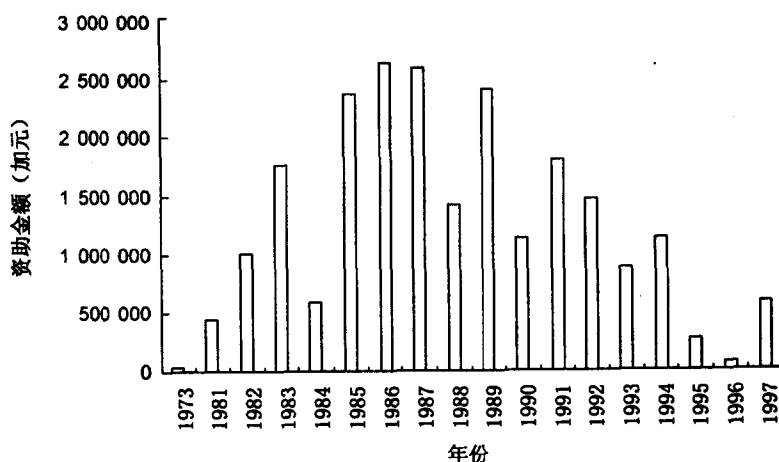


图 2 IDRC 历年资助经费情况

4.3 IDRC 资助的研究领域

IDRC 在中国所资助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 包括农业、林业、资源、环境、健康、卫生、能源、经济、地震、政策、信息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图 3)。在全部的 151 个 IDRC 项目中, 24% 的项目是关于社会和发展, 18% 为农业科学, 17% 为健康与卫生, 林业占 13%, 环境占 9%, 信息占 6%, 其他领域(包括资源、能源、教育等)的项目共占 13%(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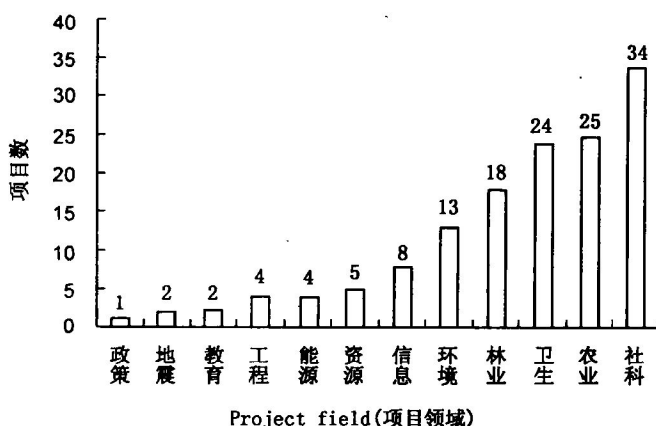


图 3 IDRC 项目覆盖领域及其项目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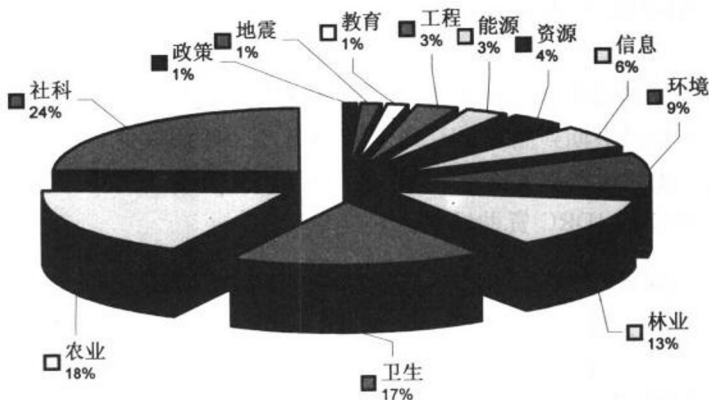


图 4 IDRC 项目在不同领域的分布情况

4.4 IDRC 项目覆盖的地理范围

IDRC 项目在中国覆盖的地理范围很广, 涉及 24 个省、自治区、市, 无论是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在西南贫穷落后地区都有 IDRC 资助的研究项目。在东南沿海如江苏等省, 项目有社会发展和经济方面的项目, 在贫穷地区则侧重于资助资源、农村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图 5)。然而在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和宁夏则基本没有 IDRC 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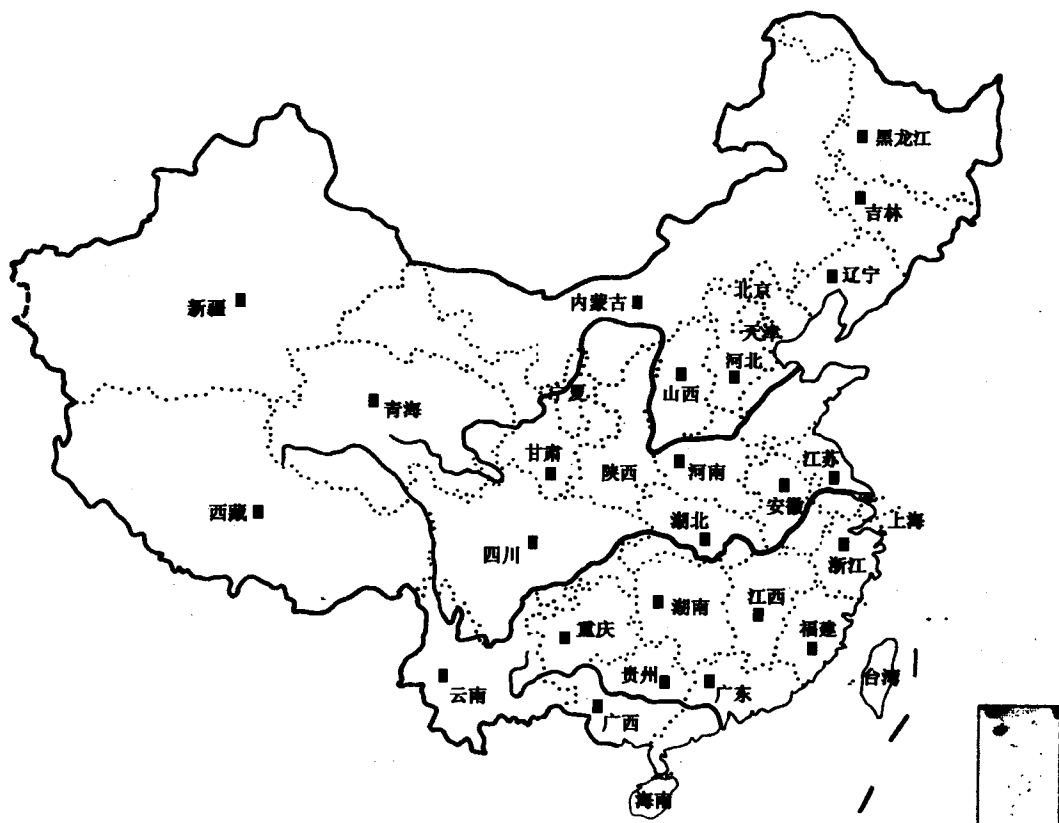


图 5 IDRC 项目在中国的地理分布

II. 中国受 IDRC 资助者的观点

本节综合中国一些受资助单位对参与 IDRC 项目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有的是在项目评价过程中分别在北京、南京、乌鲁木齐以及贵阳所进行的访谈中表达的，有的则是在各项目组所提交的书面报告中反映出来的。收集到的观点很多，范围也很广，但这里我们只集中分析对 IDRC 工作方式的评价，而不是对各个不同研究机构的详细的实质性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1 对 IDRC 的一般反应

虽然评价组预计到受资助单位及个人基本上会对提供资助者非常感谢，但没想到受 IDRC 资助单位及个人所表达出来的热情和感激程度会有如此之深。中国受 IDRC 资助者对加拿大给予中国援助，使中国受益的事实深表感激，有一位接受访谈者说“加拿大帮助中国改良竹子和藤，但它自己却根本不种植竹和藤，这清楚地表明 IDRC 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真诚意愿”。

IDRC 资助对许多科研人员的生活常常具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正是贵州省布依和苗族少数民族所表达出来的发自内心的热情和感激深深地打动了项目评价组，他们高唱“IDRC 赞歌”，描述社区自然资源管理项目在该村是怎样完全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是布依和苗族村

民为欢迎 IDRC 主席来访而自发组织的活动,以表示感谢。

2 进入 IDRC 之门

对 IDRC 工作程序的一个批评观点是很难进入 IDRC 之门。一旦进入,与 IDRC 的合作经验都是愉快的,但进入 IDRC 体系的过程起初还是不清楚。评价组在访谈中询问中国研究者他们是怎样第一次遇上 IDRC 的,一些人是参加国际会议时偶然地碰上 IDRC 项目官员,其他的是由同事推荐给某位 IDRC 工作人员,或当 IDRC 项目官员访问中国时结识。

IDRC 工作人员称这种确定受资助者的过程为“点将”。对大多数中国研究者而言,这是一种极具偶然性的过程。一些受访者表示喜欢其他援助机构的方法,比如公布资助领域和征集项目建议等,认为这种方法更公开、透明。

3 与 IDRC 合作的益处

与 IDRC 合作,除得到 IDRC 资助所获得的经费上的益处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好处。比如:

- IDRC 项目官员的热情、专业水准以及责任感几乎有口皆碑。“我们大家都学习到的就是 IDRC 项目官员的工作作风”,一位研究人员这样评价。有一位 IDRC 项目官员 (Stephen Tyler) 被授予中国国家国际合作友好奖,奖励其对中国科学研究的贡献。

- 最大的帮助是 IDRC 项目官员在准备项目建议书中所提供的帮助。准备项目建议书是很多中国科研人员的弱点,现在这些人都认识到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明确,对顺利开展研究有好处,大家都相信 IDRC 向中国科研人员推荐新的研究方法。有时候项目建议书需经过五六次的反复修改才可以提交给 IDRC。起初,中国科研人员对这种“干预”不满,后来认识到这是项目取得成功所必需的、重要的一步。

- IDRC 的项目准备、项目管理、经费管理、项目监测和评价的整个过程使中国科学家了解到国际一流水准的项目管理实践。

- IDRC 对中国科学家队伍与其他国家科学家在地区以及全球研究网络中的合作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 IDRC 对中国国内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研究起到相同的作用。例如,一个大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组成了一个由 12 个不同的省级社会科学院参加的协作组,它是在外资 (IDRC) 资助下形成的。

- IDRC 提供很多短期培训、研修班的机会,以及提供海外学习的奖学金。

- 不仅研究人员从这些培训项目中获益,其他研究管理、财务和行政管理人员也得到培训。这一点得到了特别的赞赏,因为很少有其他援助机构强调科研管理。

- IDRC 工作人员帮助寻找在国际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

- IDRC 资助的经费由中国研究单位自行管理,允许在开支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广受欢迎。

4 与 IDRC 合作的一些问题

虽然大家都认为与 IDRC 的合作经历总的来说是非常肯定的,但也对 IDRC 的工作程序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比如:

●一些研究人员欢迎 IDRC 项目官员的项目监测,而另一些则认为项目官员的来访干扰较大,没有建设性。几个接受采访的研究人员认为一旦项目开始后,他们对问题的了解比项目官员短短几天的访问所了解的多得多。诚然,没有对项目的深入了解,中文语言又不通,项目官员就要求修改项目的话,显然会给研究人员增添困难。即使研究人员认为项目官员的建议是错误的,他们是为了继续获得资助而修改项目呢?还是对项目官员的建议不予理睬继续做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呢?

●不同援助机构对财务报告的要求各不相同,如果一个项目组同时承担几个援助机构的资助项目,则项目组的负担会很重。建议援助机构之间联手合作,对财务报告采用统一格式。这并不是对 IDRC 的批评,而是感到 IDRC 在汇报制度合理化方面,给其他援助机构起到表率作用。

●对 IDRC 的批评主要来自于农业研究人员,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 IDRC 停止了可作为 IDRC 资助主题的农业研究。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 IDRC 项目周期太短,没有充足的时间或经费让研究人员继续进入成果示范或中试阶段,他们认为在研究刚刚完成就中止资助妨碍了创新的发展。

●研究人员对 IDRC 在中国进行项目评估后的信息反馈感到失望。

●奖励是中国科研人员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影响到他们的养老保险和住房福利。也许 IDRC 可采取行动,对各国执行得最好的 IDRC 资助项目给予奖励,如果中国科研人员获奖,则他们的科研成果会被认为是重要成果。

●另外一个对 IDRC 的批评是项目建议提交后,需要很长时间才从 IDRC 得到反应。我们曾听到有的项目建议提交 6 个月之后,才能收到建议书的通知。

●有些科研人员抱怨中国的 IDRC 项目之间缺乏交流和信息流通。

●少数人曾提出对 IDRC 确定受援项目的过程表示关注,科研人员一旦得到资助,似乎就更容易得到连续的支持。但要进入 IDRC 之门,则困难重重。

5 IDRC 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几乎所有接受访谈的单位都给评价组提供了很长的成果清单,包括书面报告、中文杂志发表的文章、国际杂志发表的文章、学术会议论文、申请的专利、获得的奖励以及简介文章。

评价组曾考虑收集这些成果及其数据,但后来还是没有如此做,主要是基于这对本次项目评价的相关性不大。所有项目组都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必须广泛宣传给学术界、政策部门以及这些研究成果的潜在受益者,仅仅为 IDRC 准备一份报告是不够的。

6 与其他援助机构的比较

评价组要求受 IDRC 资助者比较 IDRC 与其他援助机构的工作方法,希望 IDRC 能从中获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但不总是)对 IDRC 工作方法的称赞。下面是所得到的部分评价:

●IDRC 支持中国研究人员解决中国的问题,一些其他援助机构让中国研究者采集中国数据,由援助国研究人员进行分析。

●IDRC 允许项目组管理研究经费,其他援助机构并非都如此。

●IDRC 在整个项目期都提供技术投入和支持,其他援助机构则不。

- IDRC 不仅培训研究人员, 也培训科研管理人员。很少其他援助机构如此做。
- IDRC 根据地方的实际需要, 提供各种培训机制。这样的事情在其他援助机构中不多见。
- IDRC 鼓励中国研究组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组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他们能够并感觉到自己是国际科学界的一部分。其他援助机构多促进研究人员与研究人员间的交流。
- IDRC 有比多数其他援助机构更繁琐的报告要求, 但接受问卷调查者的反应分成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是同 IDRC 合作的一个优点, 另一种则认为是缺点。
- 有些研究者认为其他的援助机构在确定资助对象方面比 IDRC 更公正、公开。

Ⅲ. IDRC 项目官员及顾问的观点

作为本次评价的一部分工作, 项目评价组给所有与中国项目有关的 IDRC 项目官员寄去问卷调查表, 一些曾在中国为 IDRC 工作过的顾问也被邀请作为本次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表附后。

在过去 20 年里, 总共有 30 位 IDRC 项目工作人员曾参与中国的项目, 他们许多人现已不再为 IDRC 工作, 有些则仅少量地涉及中国项目。详细回答问卷的有 10 人, 其中包括在中国参与过大量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所以, 这些反馈都是非常有用的深入的见解。

下面把这些问卷调查总结如下:

1 科技部所起的作用

科技部负责批准中国的项目建议书, 并决定是否向 IDRC 提交, 帮助确定 IDRC 新的研究伙伴并为开展合作提供便利条件。IDRC 总的来说同意由科技部负责上述繁琐的工作。有一种情况是国家科委作为 IDRC 的解释机构, 曾被认为对 IDRC 越权操作, 但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许多评价都是赞扬科技部在提供便利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至于将来, 我们认为 IDRC 和科技部应该发展一种新型的关系, 两个机构应考虑需要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 使 IDRC 资助的领域和机构既符合中国的最优先地区和机构, 同时也满足 IDRC 的重点。这就需要科技部在筛选项目建议时, 更注重提交那些明显符合这一战略的项目。目前, 科技部提交的项目建议常常与 IDRC 机构规划框架不符, 这种非征集而来的项目建议在 IDRC 成功率很低。科技部可以在中国更多地宣传 IDRC 项目, 并帮助确定新的研究伙伴。为此科技部互联网网站将会提供很有用的帮助, 虽然它的主要目的是传播过去 20 年内获得的成果和知识, 以及帮助宣传作为联系人的首席研究者。但由于目前中国每年仅有少数几个项目得到 IDRC 资助, 在网站上广泛宣传, 可能导致大量的项目申请, 而处理这些申请就不大值得。

2 项目承担单位的作用

考察项目承担单位的科研管理质量, 承担单位的科研管理是否恰当? 是否需要改进? IDRC 的培训是否对此起了作用?

被访者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称赞项目承担单位的科研管理质量, 与项目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的合作多数情况下真的是非常愉快, 这些管理人员工作非常熟练, 并努力了解 IDRC 的要求, 确保研究项目顺利执行。有几个单位在 IDRC 帮助下已安装了新的计算机系统, 并得到培

训。

有项目官员认为,研究单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究竟是 IDRC 支持的直接结果,还是整个单位的共同成果,难以区分。他们感到有时候 IDRC 所得到的荣誉并不直接归功于 IDRC。

3 科研人员的素质

当 IDRC 开始与中国进行合作时,中国刚从 10 年文革中解脱出来。科研和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它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所以可以预见科研人员的素质以及他们对国外研究方法和文献的了解相对较少。

根据从那些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在中国工作过的 IDRC 项目官员对问卷调查的反应,他们所接触的多数中国科研人员都受到过特别良好的培训并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即使他们对西方文献并不太熟悉。当然有时当他们参与国际性研究网络时缺乏自信,然而当他们认识到他们至少不比其他国家的研究队伍差时,这种自信心马上得到恢复。

早期 IDRC 工作人员所接触的中国科研人员与其他国家的科研人员相比,主要差别在于中国科研人员的知识缺乏广度,但非常专深。从科研人员的义务以及他们多数近乎全日制地为 IDRC 项目工作的事实而言,这一点比知识结构更重要。这与其他一些国家形成鲜明对比。IDRC 曾在适当的时候组织过培训和国外进修,这些始终都得到高度赞赏。

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素质,情况则有所不同,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非常理论化和意识形态化。对西方研究方法或发展研究方面的文献了解甚少,有一位 IDRC 项目官员曾在 10~15 年前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质量做过评价,认为能打 2/10 分,现在已提高到 6/10,但离国际先进水平仍有一段距离。

IDRC 对提高中国社会科学活跃领域的研究水平作出了很大贡献,主要是为中国研究者引进经典的研究方法,示范采用交叉学科方法解决问题,以及引入基于社区的研究。

良好的社会科学以及政策研究对任何国家都很重要,这对于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尤为重要。IDRC 对中国过去 10 年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IDRC 继续帮助中国使其社会科学研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仍将十分重要。

4 科研人员与和科研成果使用者的关系

关于科研人员和其研究成果使用者之间关系的议题近年来得到很大重视,这对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等重要。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评价在中国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同程度,并在研究项目的设计过程中和在研究成果的实施当中加以考虑。

客户或潜在客户对研究问题的提出帮助非常大。只要觉得有可能,往往是在 IDRC 工作人员的鼓励下,大多数项目在项目设计当中总是能找到办法向潜在的客户进行咨询。

研究成果的转化利用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好,尽管多数接受问卷调查的 IDRC 工作人员承认他们通常与这方面的研究不太有关。有些人感到中国今天的文化非常容易接受对科研成果的利用,无论这些研究是林业研究还是政策研究。

5 IDRC 项目审批

在 IDRC 成立的 30 年间,它形成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研究资助的一套独特的方法。其特点是聘用 IDRC 资助领域的优秀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帮助确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并

与他们一同工作,设计项目建议书,监测和评价在研项目,并帮助建立研究网络。虽然项目必须符合经 IDRC 董事会同意的总体规划框架,但应尽量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项目一旦得到 IDRC 同意,项目大多由项目承担单位管理,在项目执行当中享有高度的灵活性。

最近一份 IDRC 内部文件确定了 IDRC 项目审批方法的 14 个特征,我们要求接受问卷调查者对这些特征对中国项目成功进行的重要性逐一进行评价。

几乎所有问卷回答者都认为全部 14 个特征在他们的工作中都重要。部分人认为 IDRC 为中国科技人员提供同加拿大专家之间的联系是重要的,但另一些则认为这与项目无关。部分人认为寻找精英人才是项目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另一些则认为与项目无关。

问卷调查的回答中有一点很明确,就是 IDRC 项目官员都是非常敬业的专门人才,他们认为 IDRC 所建立起来的项目审批机制基本上是好的,对 IDRC 项目在中国的成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6 IDRC 资助重点的改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 IDRC 的项目重点发生了很大改变。这就是加拿大政府投给 IDRC 的资金减少,里约热内卢环境发展大会之后有观点认为, IDRC 的资金应投入环境问题的研究,集中解决少数关于发展的重点问题。这些变化都在随后的 IDRC 总体规划框架中得到体现,并制定了新的资助重点和时间表。在问卷调查表中,有一个问题是用来评价总体规划框架(CPF)对中国项目发展状况的影响。

大家普遍认为 IDRC 重点领域的改变损害了 IDRC 在中国的声誉,许多项目,尤其是农业方面的项目被终止。为此,很多受资助者感到极大失望和受挫。这似乎是在 IDRC、中国国家科委以及受资助者之间对为什么 IDRC 改变资助重点以及总体规划框架所提供的新的重点沟通不够所致。总体规划框架的存在使项目官员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一些项目活动不再得到资助。但是项目规划方法也需要项目官员和受资助者共同工作更长时间来编写出 IDRC 可接受的项目建议。

7 在中国工作的特殊问题

问卷中加进这一项,目的是为了以防遗漏其他一些可能非常重要但在其他问题中没有包括的议题。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共识是, IDRC 工作人员缺乏中文语言能力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由于 IDRC 项目工作人员中文语言不通,使他们难以很好地评价中国科研队伍的研究能力和知识。通过翻译,他们虽然能与中国研究者一道工作,进行项目设计,但难以开展深入的技术讨论。如果 IDRC 继续重点支持中国的项目,那么这个问题就需要加以重视,可以给 IDRC 的项目工作人员减少任务,并进行中文语言培训,聘用有中文能力的工作人员,或加强利用具有中文能力的顾问。

另一个问题是 IDRC 怎样加强利用中国的强项,诸如传统知识,以及在地区和全球网络中好的生活方式。